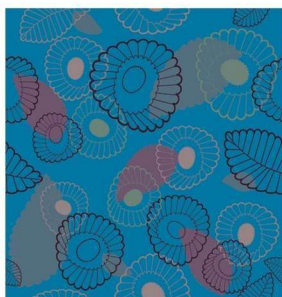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主编 林崇建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

第3辑



『隔江人在雨声中』

必须给自己一只想象中的舟楫

只有这样

才能看清自己的流速和流向

如此

即可信由人生如河

任其拐弯

也不会慌张

低声部
DISHENG BU
高鹏程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低声部

◎ 高鹏程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低声部 / 高鹏程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2

(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. 第3辑)

ISBN 978-7-5526-2782-4

I. ①低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4769
号

■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3辑)·低声部

作 者	高鹏程
出版发行	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)
网 址	http://www.nbcbs.com
责任编辑	卓挺亚 苗梁婕
责任校对	庞守江 李 强
印 刷	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72 千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26-2782-4
定 价	32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:0574-83875165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3辑)编委会

顾 问 翁鲁敏

主 任 林崇建

副主任 韩利诚

主 编 林崇建

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

荣 荣 冯国祥

目 录

第一辑 海边

高度与光线	2
檀头山:一座象征主义的岛	10
渔山的双重叠影	14
遥远的半边山	18
寂寞沙塘湾	22
海山小记	26
平 岩	29
石浦鱼市	33
凝望沧水	37

第二辑 世相速写

大 钟	44
出发点	46
脚手架上的男子	49
赶早市的渔妇	50
一个穷朋友	52

码头下的少女	53
冰糖葫芦	54
棉花糖	56
抽 屈	58
沸 腾	61
鹅的本性	65
请评委亮分	67
问道西边塘	72

第三辑 回乡手记

火车与飞机	80
中国地图	83
山村夜鼓	85
烧 纸	87
暖 雪	88
失踪的喜鹊	89
你好,村庄	90
乡村爱情	91
顾 平	92
蜂之死	93
乡村磨坊	94
老 墙	96
白杨树	98

立冬书	103
萧关古道:边境与还乡	105

第四辑 火车与波浪

博物馆(一)	124
博物馆(二)	126
可以从一滴海水开始	131
动荡:从渔港马路到靖南大街	133
乌鸦与月亮	137
花圈店,锁匠与人性	140
有关运河的两个汉字	143
波浪、火车与未竟之旅	148
记忆之眼	153

第五辑 低声部

低声部	162
对岸	166
凌晨三点	171
银杏树	179
杨柳、池塘与未曾落下的初雪	182
断章:陶	186

单身旅行	188
火车开向远方	190
大地上的声音	192
我之将死定会把你感动	199
后记	206

第一辑
海边



高度与光线

一、高度

从玉泉路向北看过去,绕过与金山路交界的花坛,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变细的灰白马路。顺着镇政府右侧一拐,接入一条林荫通道,袅袅娜娜到了山脚,忽然腰身一闪就湮没到山脚的草木中了。

山名凤凰,海拔约五百米。但这已是我生活的这个海边小镇的最高峰了。当地人有时又把它叫作大金山。在我现在的视线里,看不见上山的入口,似乎是出于某种考虑而有意掩饰。但随着渐渐升高的台阶,大约在海拔一百米处,就会看到一个凉亭。

空闲的时候,我经常 would 去爬山,往往却只能走到凉亭处。不是体力原因,而是缺乏勇气——我已经临近中年,总觉得,很多峰顶已经是别人的高度,无法逾越。

我习惯在半山腰逗留。趴在这座观海亭的栏杆上,俯瞰山下的港湾、街巷、建筑,这样觉得自由一些。就像现在,顺着这条小路朝反方向望去,我可以穿过金山路、南屏路一直望到码头。然后可以看到更远处的海面,船桅,对面山。最远处,山和海的界限就模糊了,只存一袅青烟。忽焉似有,再顾若无。

偶尔我也会向上仰望。顺着逐渐抬升的视线,我也会看到以下事物:首先是电信或移动公司的信号塔。它连通的只是山下的烟火生活,却

总是架在高出生活很多的地方。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手段高明的指挥家或者编织匠。它把那些从不同的角落,无数手机中发出的散乱的信号、飘散在空中的音符,指挥成了一篇旋律顺畅的乐章。我猜不出它铁塔下的机座和地下室微微轰鸣的机房,是如何把那些看不见的丝丝缕缕的千丝万线,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、情感梳理得井井有条,然后准确无误地传送到每一个需要它的人那里。天空干干净净,但并非一无所有。

顺着移动铁塔的塔尖再往上看,会看到几座零星的庙宇,掩映在山间的高树深草中,只露出半截泥墙或者一角飞檐,与人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。我在夜晚仔细观察过它微微亮着的灯火,似乎直接从山腹泄露出来,让人怀疑整座山都是透明的。整个山腹里面,藏着一座更大更透明的宫殿。

稍大一些的一座寺庙似乎叫天王寺。由于觉得名字太俗,我在一首诗里曾自作主张把它改称为“圆觉寺”。我在未曾信奉基督教之前,经常去那里小坐。我记得有一次黄昏时刻,我站在山门前的平台上俯瞰。山脚下的一座繁华小城忽然变成了巴掌大的港湾,让人顿生悲悯。

殿内的泥塑一律面目慈祥。我也曾久久地注视过它面前的一炷香火,永远是不紧不慢地燃烧着,一缕青灰终止于虚无。生命的释放与闭敛看上去都是那么安详,井然有序,仿佛只是时间问题,不会有任何意外和波澜。午夜,天心月圆,几株松柏把它们的阴影收拢在脚下,显露出庄严的法相。

再往上主要是三样事物。但在山下,仅仅能看到两样。一个是雷达监测站,另一个是一座烽火台。雷达监测站位于整个大金山顶端的开阔处,像一座城堡。在它建造完成之前,我们曾经被允许进入——除了罡风从四面吹来,空荡荡的城堡内一无所有。而建成之后,它成了禁区,不再被允许靠近。我也只能在夜晚,看它从山顶发出可疑的红光。它应该是在替我们监视远处的海面 and 海水下面的不明确的事物吧。但我总觉得,它和山下的镇政府一样,是某种体制的显示。只不过一个是实体,另一个则更具象征

意味。它似乎对我们近旁的事物、对山下的生活和人心的变动无动于衷，无能为力。而且它占据了一座山的顶峰，所以我们将永远无法到达山顶。

下面我再说说烽火台。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反复提到过它。烽火台位于靠近大金山顶峰前面一处开阔的缓坡上，前面没有任何遮拦。山下的城池、远处的海面都能一览无余。从山下仰望，仿佛一位站立着的古代戍卒，身影挺拔，轮廓清晰。与寺庙的光芒相比，它的光芒显得更加冷峻。其实它本身并不发光，相反，它靠吞吃光来发出警示——似乎在我们看似安宁的生活里，总有看不见的阴影会突然出现在远处的海面上。我在对它观察许久后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

想想也令人恍惚。

但现在，对于烽火台，我更愿意把它比作

一只破酒坛——

痛饮夕阳的英雄身首异处

留下我们在秋风中寂坐 远望大海

闲谈兴亡

醉生梦死

或者

看随风倒伏的茅草

如何抚摸

地下冰冷的骸骨

——《对一座烽火台不同角度的观察(三)》

2006年我写长诗《对一座烽火台不同角度的观察》时，它还是整座山上最高的建筑物。这仿佛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暗示。我仔细观察过它和寺庙、雷达监测站之间的关系，如同信仰、体制和警示，有一种微妙的三角平衡：

但它剩下的部分,还在坚持。在孤独的山顶
监视着海面
和人心的变动
它和远处的灯塔
港湾里的渔火,近旁的雷达构成神秘的呼应
它日益残破的身躯和不断修葺的庙宇
形成了鲜明的对比
它不再燃起的狼烟和旺盛的香火,达成了
某种奇怪的平衡

——《对一座烽火台不同角度的观察(五)》

发现这个三角关系时,我一度非常沮丧——最终,依旧是强权和体制的东西占据了峰顶。但最近的一次偶尔的经历,让我重新恢复了一些信心。在山顶另一块高地,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块被遗弃的墓碑,上面字迹漫漶但依稀可辨:亡妻某某之墓。这给了我安慰。毕竟有爱,哪怕是已经死去的爱,但曾经占据过我们生存地域的最高海拔。

二、光线

我喜欢在薄暮时分去爬山。这样,当我抵达半山腰的凉亭,山脚下,恰好会亮起第一盏灯。然后,我喜欢伏在凉亭的栏杆上,看山顶的光线一道一道下沉,看山下一座城池的灯火渐次亮起。仿佛一个曾经在尘世生活过的人,重新回来。

黄昏的薄暮中,最醒目的是石浦教堂突兀的白色尖顶以及尖顶上方红色的十字架。看不清它下面的基座,但我知道,它下面的建筑、桩基其实和普通屋舍保持一致。基督教也许是三大宗教中最入世最具烟火气的宗教了吧。它高高的十字尖顶连着通往天国的路径,但下面巨大、空旷的礼

拜堂却完全扎根在人间普通的建筑群中。

偶尔我也会仰望，等到暮色完全笼罩，借助微弱的星光，我还能看到接近山顶的庙宇、烽火台和雷达监测站隐约的轮廓。但我没有在夜晚爬上更高的峰顶去眺望。事实上我也不打算这么去做。那些远处的、更远处的事物，就交给雷达监测站和烽火台吧。我知道，我的生活，其实并不在那里。

我更喜欢待在半山腰，仰望或者俯瞰。作为一个临近中年的人，我已经习惯这样做了。我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峰顶，都是别人的高度。有时候，我只是稍稍离开自己的生活。在半山腰逗留，我突然发觉，这其实是最合适的位置。

在逐渐亮起的灯火中，我有时会寻找和分辨其中的一盏。但很多时候，我吃惊地发现，我最关注的其实是万家灯火中不亮的那盏。我为什么要关注那一盏不亮的灯、无数灯火通明的窗口中紧闭的那扇？

是的，我一直在渴盼。但从未得到让我心安的那盏。那源自童年的痛苦回忆，其实并未从我的潜意识里消隐。记忆中的童年里总是充斥着暴力和恐惧。每逢节日尤其在过年的时候，那代表安宁与幸福的灯火从未在我家贫苦的窗口亮起。而现在，那些紧闭的窗口里，是否同样在经历着和我同样的不幸遭遇？我知道那些紧闭的窗口其实也是一盏灯，一盏漆黑的灯，和我身体里的那盏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。很多时候，我在冰凉的夜色里耽于这样的想象，回过神来，不知不觉同样冰凉的泪水已经蓄满了眼眶。像一条暗白马路两边的一排路灯，迷离、闪烁。

很久以后，我抽回目光，沿着暮色看一条发白的水泥路面继续延伸，穿过密集的楼群、街巷……最后，没入码头下的海水。那里，是我未曾抵达的更为广阔幽深的层面。而在夜晚，点亮它们的，是星星点点的微弱渔火。和万家灯火安宁、温暖的光芒相对，渔火是动荡的，一朵与另一朵即使相距很近也是独立的，毫不关联。像两个孤单的人，互相找不到。像两个骄傲

的人,老死不相往来。

如果说那一盏灯火隐隐暗示着我对生活的某种期盼,那么渔火的闪烁必然与灵魂有关。我记得有一个晚上,我乘着一艘渔运小船去停泊在石浦港心的渔轮时,在黑沉沉的海面上看到一闪一闪的光点,冷清,孤单。我忽然感到摸到了自己的灵魂。呵,我以为我没有灵魂。但那一刻,我发现它是存在的,只是不在我身体里。这么多年,它其实一直漂在水上,动荡、闪烁、不安,不知归向哪里。是的,我在诗歌里写下的渔火,其实都是灵魂的呓语,与浩渺夜空中的某颗星辰有着神秘的对应。依旧记得我在战栗中写下的句子:

那晚我把船划进了湖心
群山环绕的港湾,更像一个湖泊
但我知道它有缺口
当我仰望,天空是一口深井
它是否也有缺口,那一湾孤单的星子将流向何处?

如果船是一座教堂,渔火就是它的牧师
世事寒凉,我需要温暖的祈祷——

晚安,你黑夜里提着自己走动的渔火
晚安,你漆黑的灵魂里发出的潮湿的梦呓

——《那晚,我把船划进了湖心》

在深夜的港面上,除了渔火,除了混迹于港面的星辰,我知道还有另一种光。它如此微弱,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我们忽略了。只有在拐弯处,才会和它通红的眼神相遇。是的,这就是灯塔。矗立于遥远海面的某个孤岛、

礁石上或者伸向海面的岬角处。和星星点点的渔火不同，它永远是孤单的。它的光芒过于遥远和微弱，甚至有方向的幸福的船都看不见它。但它和渔火不同，不管你在不在乎它，它永远都是存在着的，亮着的。

是的，我无法消除灯塔存在的意义，相反地，我一直试图强化这种意义。我所要做的，就是用自己有限的诗歌的雨水，重新清洗掉蒙在灯塔上面过多的隐喻。那么多的人，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，给灯塔披上这样或那样的外衣，他们把灯塔变成商业门厅上的霓虹，变成酒吧里灰暗的灯光，甚至变成捏在自己手里专用的手电筒，他们为自己的改造沾沾自喜，然而事情完成，目的达到，他们就随手拔掉电源。但我想说，灯塔永远是灯塔，它只在黑夜里的大海上闪耀，把微弱的光分给每一艘夜行的船，它为疲倦的渔民守护，它为诗歌引路，在我们知道与不知道的时候，为我们的生活闪耀。我愿意把多年前写下的一首关于灯塔的诗再次抄录在下面：

而灯塔却在文字之外

孤独地闪着光

大海上行走的我们多么疲倦

那么遥远的旅途

遥远得，甚至让人对终点失去了兴趣

而灯塔

依旧在我们想象之外的

大海上闪着光

我们在与不在的时候

灯塔从来不曾熄灭

在我们知道

与不知道的时候,灯塔

继续在黑夜的大海上孤独地闪着光

——节选自《纸上的灯塔曾经把纸外的人照亮》

作为一个借居在这个滨海小镇的异乡人,作为一盏漂荡在石浦港多年的渔火,也许,我还将继续在这里漂泊,继续心怀感恩。因为这动荡海面的岸线之上还有一盏灯火让我牵挂;这港湾上空还有一颗凛冽的星辰让我敬畏。

但我知道,我的灵魂并不属于这里。总有一天,它会接受神秘的灯塔的指引,沿着渔港的岸线拐弯,北上,直到入海口。在进入一条大江后继续逆流而上,然后,再慢慢拐进一条无名江,拐进它的上游。那里,也许是它倾慕的远方和最终的归宿了。